

阿难 走出印度

虹影 著

HONG YING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阿难：走出印度

虹影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难：走出印度/虹影著. —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
2017. 4

ISBN 978-7-5411-4613-8

I. ①阿… II. ①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8405 号

A NAN : ZOU CHU YIN DU

阿难：走出印度

虹影 著

责任编辑 梁康伟 孙学良
责任审校 蓝 海
责任印制 唐 茵
封面设计 梁 霞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 mm×203 mm 1/32
印 张 8.75 字 数 170 千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613-8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献给 A

园中那两棵树上的果子不许吃，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。

此小说之前名《阿难》，因为不少读者不解，且为更贴近小说本身，故改名为《阿难：走出印度》。

修订本说明

在意大利深山中，面对窗外终年积雪的风光，心里特静。看这部小说，心不静不可以，修订时更是如此。

这算是我的第五部长篇，在艺术上最敝帚自珍。我仔细安排了多重“不可靠叙述”，读者会发现，连“我”都得对自己撒谎隐瞒，因此迷障重重复重重。语言上则故意求涩，给你一个胡桃，你得用牙齿咬碎它。

去掉三万多字，有些部分片段重写。胡桃肉更有咬劲，但是我在胡桃壳上先咬出了一些缝：你的牙齿，我的牙齿，我们的胡桃。

这本书一出版，我就想修订。书再版时我开始做这工作，每次心躁性狂时，就坐下这里那里改两个字，仿佛又落到那个天才少年阿难的魔力之中。渐渐地，我心如止水，像第一次在庙里见他，看他静立于释迦牟尼身旁。这个阿难熟记着佛典精要，和我们一样容易受诱惑，但终于成为“尊者”，成为“如是我闻”的叙述者。

我小说中的阿难是摇滚歌星，历经劫难，潇洒而豪富，他的信仰却只有富了再富，犯罪也在所不惜。最后到了印度，甚至没有逃跑的欲望，只想回到无拘束流浪的往日。

我曾跟随这两个阿难的足迹，走到地之边天之涯，也是那样的不想回过头来。

不完美的爱才是最美的爱，没有实现的爱才是最稀罕的爱。我永远无法爱你到完美的地步，所以我逃到异国来。看见了吧，太阳出来，越过地平线，你就不在我的眼里了。

校对这些句子，感觉自己依然留在地平线那头，恒河金黄的细沙，一如以往地顺着河水流淌，而夕阳像悬挂在那里，一直没有落下去。

再校对这些句子，才明白自己一直尝试在遗忘的河流观看那个我，也才渐渐懂了为何在那年毅然决然要有那印度之行。

目录

开 始	1
第一章	3
第二章	15
第三章	34
第四章	54
第五章	68
第六章	85
第七章	103
第八章	119
第九章	135
第十章	154

第十一章.....165

第十二章.....176

第十三章.....184

第十四章.....197

第十五章.....210

第十六章.....231

章外章.....245

“行者”虹影追阿难.....李敬泽 267

开 始

我必须写下遗言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

遗言本身倒是很简单，没有什么不到临终不宜说不便说的秘密：我的死与别人无关，绝对个人的选择。不要任何告别追思，骨灰倒进垃圾箱，千万别撒往什么山河。只需按我开列的几个地址，把此信复印件寄过去。首先，让他们不必再等永远不晚的君子报仇机会，这对他们是个精神解放；同时警告他们，不允许在报刊上写纪念我这个“生前好友”的文字。目前无此忧虑：没有编辑会刊登关于我的消息。我是要他们将来写自传时——这几个人肯定是会写自传的人物——不许冒充我的朋友或敌人，我此生无敌无友。

伪造历史是可耻的。

如此而已。结束。

以下是利用命运多给我的几分钟，写给拆看此遗书的人：我现在心境坦然，如深井之水，没有一点悲伤，当然谈不上疯狂。事实上我非常健康，我的肌体没有丝毫朽败的痕迹，像一枚熟鸡蛋一样净洁，值得爱护。每天一早就起床，每晚洗澡

后，半杯红酒一杯牛奶，我一生从未感到如此宁静。

看此信的人，谢谢你读完。你会理解我的，即使你这刻不能，今后总有一刻你能。为了保证死无回头，我会给自己一个双重死亡。例如过量安眠药加上割腕动脉。医院救一头顾不了另一头，但法医会误认是谋杀伪装自杀。为避免无谓纷扰殃及无辜，我现在写下我的死亡剂量——

不，不能写了，黑衣人已经推开虚掩的门，蹑足朝我一步步而来，我感觉得到自己兴奋起来。我听见凶器在铮铮作声。我知道你会抱怨：至少应当给一点解释。没时间了。我得放下笔，转身去拥抱他。

第一章

飞机过了黄河，继续朝西南方向飞，北方单调的衰黄消失了。云层之上，一两个小时全是一样无聊的景致，一成不变的混沌。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喝着咖啡。机舱正在放一部搞笑片，把臭鸭蛋汁涂在郁金香上，当街让路人闻，隐藏的摄像机拍下每个人的怪相。耳机里笑声大震，机舱里却静无声。邻座戴着耳机却鼾声连连。我早就丢开耳机，拉下窗罩闭目养神，睡意淹上来。

突然，眼睛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撑开，窗缝中切进一剑蓝光。我推上窗罩，竟是无边无际一色净蓝，镶嵌在白如喷玉的雪岭间，莽莽苍苍的雪山世界，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。强烈的光芒涌上来，这纯蓝纯白，唰的一下撕裂我的视网膜，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。

我赶快坐直身体，贪婪地扑到玻璃窗边：帕米尔！这就是帕米尔！飞机正在越过世界屋顶，像一条沉默的大鲨鱼，擦靠着怪石嶙峋的海底慢慢巡游。从空中看，那远远的高峰弧线弧形，漫漫无垠，昆仑与兴都库什像两条巨蟒缠结。掠过机翼，

昆仑山远远不止 2500 公里，如一个巨大的军团，悄无声息地环绕整个地球沉沉行进。我往下看，看山与山之间的幽幽深谷，我觉得身体轻轻浮起来，意识轻得干脆消失了。一刹那间，恍然整个人已经离开飞机，飘在空中。

我忽地猛醒，赶快抓住座位把手。难怪世界上那么多人，不管是不是信徒，热衷于到印度“朝圣”。翻过了这些人寰之外的雪峰，还有什么不是神圣的？难怪苏霏会生拉活扯地要我作此行，她精致的脸此时露出得意的浅笑，说你看你看，明白了吧！

为这一瞬间的灵魂出窍，我得好好感谢她。我打开超薄便携电脑，点开网页，写了一大篇，为了慎重，放在待送件里——此情此景，最好即刻公诸网上，不然什么时候才有如此飘逸的兴致？我们的生活已经结实甜腻有如一块咖啡色的巧克力。

一个星期前苏霏从香港打来电话，要我写一本印度之行的书。她的要求很模糊：说是可以像传记，也可以是采风片断。

我说什么“传记”？是游记吧！出版界喜欢邀请作家黄河抒情，东北三省采风，西藏跋涉。也有不少出版社给了脸面请我，我不应该摆架子。但是，写书在我一直是很痛苦的事：我的整个写作生涯，从来没有什么创造兴奋，如痴如醉地狂书只是别人的福分。我经常像临盆半个月生不下孩子的孕妇，一整

天下来只写了几页纸，没有一字满意。

或许像我这样有终身“笔障”的人，做作家实际上是自己找罪受。至于与几个从无来往的人合写一套定做的书，觉得好笑，绝对拒之。

苏霏在电话那端，一声不响听了我一大通不咸不淡的话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就你一个人去印度，写不出来也没关系。”还没等我说话，又说，“那个地方终会在你手心里热起来！”

我从来没听人约写不出没关系的稿。我轻轻笑了。

她说：“别只顾笑，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能光顾着写流芳百世的大部头小说，写作得让一叠订货单逼着你。我知道你不信，这次算试验：你一路写，星云网上保持每两天更新连载，香港《每日半月刊》每期刊登，最后成书也是‘每日集团’出。”

苏霏是《每日报》社长，星云网的 CEO，“图腾影视公司”董事长，在香港算得上媒体顶尖级人物，著名新经济女强人。她一谈实的，我反而仔细听了，倒不是贪利，而是听传媒人谈艺术特别难受：不是说他们谈艺术外行，这些聪明人物比我们文人智商高得多。只是他们一谈艺术，总让人觉得话后有话，听他们谈“条件”，才揣摸得出真心的程度。

苏霏认真地说：“内地出版社一般只出三万人民币预付金，最多也就是五万人民币，我们预付你五万美元作旅费，稿费每次发表都付——每次都是一字一港币，怎么样？写得好，可以

拍电影。”她又加了一句，“名家嘛！”

“大牌作家多着呢，为什么我去！”我反问。其实我有点心动，不仅是钱的诱惑，而是苏霏非要我去不可的决心，以及如此高价的抬捧，的确是面子。我不是超凡脱俗之辈，有预付金，有稿费，我得养活自己。我并不清高，也没人稀罕我清高。我心里明白不可能顶住这个诱惑，嘴上还是不肯应承。

她在电话那端声音变甜润了：“如果阿难在印度，你的‘笔障’不就烟消云散了吗？”

我和苏霏谈话，一说到阿难，气氛马上不同。看来苏霏真急了，不让我讨价还价，就亮出了撒手锏。来得太突然，却让我怔住了。

苏霏猜透我在想什么：“你是傲慢的极点，谁对你不感兴趣，你才对谁有兴趣。阿难也是傲慢的别名，只愿见对他傲慢的人。你们俩不想比试比试这劲头？”

我嘴上支支吾吾，心里咯噔一响，懂了，原来这姑奶奶是要我去追着采访阿难，难怪她说书可写得像“传记”，我还以为是她口误。

阿难是我十五六年前崇拜的对象，那时青春年少，阿难是“异类第一”的摇滚歌星。闻名中国正当红时，此人突然告别艺坛，去做别的事。

我一直都没有缘分结识这个奇人。自从和苏霏认识成为好朋友后，关于这个人听得实在太多。她自称是阿难“第一迷”，

是香港传媒最早到大陆采访阿难的人。没有明说的言下之意：她是这位天才的发现者，甚至她是阿难神话的创造人。

我说：“好苏霏，不用再说了。我得盘算一下，看看手中别的事能否让路，半天后给你回答。”

“行。这条电话线给你空着。就等你一句话。”

我再次说：“半天内一定给回答。”

结果，不到一个小时，我就打电话过去了，说我同意去印度，而且第二天就可以出发。

我听见苏霏在那头得意地笑了。

“我知道你是爽快人，和我一样。”她让我第二天上午到机场取了票就走，机票早就订好在我的名字下，回程 OPEN 头等舱。

这个苏霏，早猜到我不仅会同意，而且会抛开一切，马上就走！我佩服得想马上放下电话，以免她从这根细细的电话线，又揣摸到我的什么心思。但是我必须向她提出一点，关键性的一点：整个旅程，一切用电邮联系，便于文字直接在网上连载。不用手机。

我这么要求当然有我的考虑：我希望有一点独立行动的自由。

苏霏没有想到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但她是“传媒皇后”，兴趣恐怕被勾起来了：“行，我们给你头条，来一个‘文学旅游跟踪采访录’。但是，每天至少一两次联系。”